

旧版
书系

我与撒尼人

Wo yu Sa ni ren

[法]保禄·维亚尔 著

燕汉生 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我与撒尼人

Wo yu Sani ren

[法]保禄·维亚尔 著

燕汉生 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撒尼人 / (法) 维亚尔著; 燕汉生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222-13138-5

I. ①我… II. ①维…②燕… III. ①彝族—民族文化—研究—云南省 IV.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0252号

出品人: 李 维 刘大伟

责任编辑: 唐贵明 朱 颖

装帧设计: 燕鹏臣

责任校对: 周 彦 马志宏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书 名 我与撒尼人
作 者 保禄·维亚尔 著 燕汉生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20千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亚明星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3138-5
定 价 26.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编者的话

历史上，由于某种特定条件，有些近似巧合的人或事，会极其相似地出现，然而，历史绝不重演。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论语·子罕》曾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在今日，由于现代交通之发达，完全可将前人几十日长途跋涉的路，缩短为几十分钟舒适的空航距离，寓于神话、童话所变幻现实的梦，也有现代科技使之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恍惚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可以想象的空间已渐失去，不得不感叹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已无比地加快其“逝”速。

从目前历史分期断代的办法看，贴近我们“当代”最近的“现代”之末，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距今也已七十多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作家斯诺在“云之南”做他的“马帮旅行”时，说昆明“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的环境”。此说，在封建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东西南北，闭塞滞后的地区，概莫能外。甚于此者，六七十年前的历史，有时也无异于几百年前的旧

闻。即便在当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路不通，人罕至，封闭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还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家，其生存形态，对今日也是遥远的，从基本上讲也属于“没有多少变化”的旧事。它翻天覆地的新旧、隔世之变，有时也只是几年间的事，距今也已半个多世纪了。

尽管过去的一切，随流逝的时光流远了与今日的差距，但它毕竟还是今日的历史与文化之根。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男女老幼、强弱智愚、善恶忠奸、尊卑贵贱，在人生的舞台，同台亮相，都是好戏。以此为历史经纬的故事和人物，无论英雄豪杰、贪官暴君，还是顶天立地、有仁有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正史、野史、传说、逸闻。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民风民俗，也随着这一切而有它的沧桑巨变。今日要了解、研究它，无法不借助一些过去的资料。将这些为数有限的资料束之高阁，不予充分利用，乃至散失，是有负于国家和民族的。

于是，我们从现代、近代，云南的、西部的，到更广远之天地的有关文化、历史、民族等等的有识之士的札记、掌故、田野调查、佚文旧稿中，选出一批当时和今日依然有其影响与价值的专著和篇什，编辑为书系，以介绍给读者和关心、研究它的朋友们。由于“逝者如斯”，一些作品的认识、审美、资料价值，有的往往还会与日俱增，由此，更增加了我们介绍它们的责任感。

时代在巨变，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每天都有珍贵的民间文化品种在消亡”。形势亮出了黄牌，他们呼吁“抢救”民间的文化财富，提出“需要深入当代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这里入选作品的作者，不少正是当年的“田野调查”者，他们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纪实，夹叙夹议，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他们，有的定居该地，已属当地居民，有的，调查的行程，一年半载的跋山涉水，想蜻蜓点水似的所谓“深入生活”，想追名逐利而做所谓的“研究”之浮躁，都不可能。他们，不乏过去的先贤名儒，名校名师下的研究人员，多有鲜明的民主意识，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维护人道、人权，正视压迫、剥削、两极分化的现实。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所引发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天地，更加宽阔。

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的作品，若无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无须后

来的社会进步。除了书中的白纸黑字，他们跋涉在穷山恶水的艰辛和为此追求的执着顽强，正是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的人民之爱，虽然并不排斥有的也许出于好奇，想探险、冒险，但他们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大中国的兄弟之情，是无可怀疑的。可是限于当时政治结构之情和个人识见，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写作“叛乱”，在正视人民的痛苦时，又仅从当地的风光与人情称他们所在之地为“乐土”，或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简单地以自己的好恶来看待，难免有些偏颇不当之处，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爱心都是浓浓的，有些不周之处，或是漏洞、失误，都不难理解。照排之旧书，就该看到它是过去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成的作品，就该看到它的局限性，更为新时代而自信。

世事变迁，“逝者如斯”，前人有的看法无法请他们统一，后人无权强求一统。有些说法，能理解，并非简单地认同。能作注的，加注；若难查证的，存疑。乍看，有些不明白处，顺读下去，就理清头绪了。

本书系的选编，除由繁体字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外，内容基本保留原貌，有的地方，另加编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为保留原作资料的真实性和风格，对个别带有民族歧视的描写和用语，未做大的删改，请阅读中予以鉴别。

书 前

周良沛

—

过去有人说：“圭山是一堵隔断外界的墙，两万人的族群，封闭于未知的神秘，遗忘于圭山无奈的叹息。无奈，无助，又无法回避生之艰辛，只有坚毅迎对的惨烈。

“苍天如此，公平吗？”

“接受如此不平的挑战之生存，才是撒尼人！”

圭山撒尼人的中心地区尾则，有一以汉、夷两种文字分列两边所刻之石碑《李氏宗谱碑记》，虽然后来不知所终，抗战时，“西南联大”去过圭山的文化人，都曾亲眼目睹过它，证明确有此碑。

李姓本族，原居于云南迤西大理，次迁居云南大板桥。继后又移住龙落凹。由此逃到尾则，于雨胜村交界鲁拉字山顶搭住几年。此时有弟兄三人，带黄铜锅一口，铜刀一把，金鞍镫等物。在鲁拉字山顶时，养育一只大黄狗，分别时，不肯分给哪个，乃打死埋

于此山顶上。弟兄三人，由三方分离，一位下邱北，一位去北方，有一位不知去何处，望见雨胜村，有大山，森林繁茂，乃叹曰，不去别处，即在此地砍林耕种度日。乃住雨胜村。所以最先住雨胜村者，即我李姓也。今我之本宗，有迁居于尾则村，有住于宜政村者也。李姓之祖宗最先者名称，自思、努高、要生三人。现在不能孝就宗党，支房云云，今将我本宗秩序略列于左……

从碑文所记，至今也不超过两百年，是一支历史不长的汉族移民，但在此已形成了它独特的，不是任何其他可以混淆、替代的撒尼文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曾将撒尼归并于彝，为其一个支系。六十多年过去，当年一同归彝的母基、濮拉、麦岔、罗婺等族群，如今若非有关的专业人士，恐怕都记不上心，说不顺口了。然而，一部《阿诗玛》，一曲《阿细跳月》，却将并不一定比母基、濮拉等支系人多地广的撒尼、阿细，以其文化的穿透力，不被消融、消解地独然屹立。《阿诗玛》中那块“没吃过的水有三塘”，“没有人绕过的树有三丛”的阿着底地方，格路日明家——

院子里的树长得香悠悠，
生下姑娘如桂花，
院子里的树长得直挺挺，
生下儿子像青松……

一部《阿诗玛》它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成为文字记录的长诗文本之前，就是一代一代，不论老到多老、小到多小的撒尼人在口头传唱的本族之歌、之史。它是古老的传说，又是自身的现实，唱得为古人落泪，唱罢更为自己伤心。其实，格路日明家的儿子阿黑，姑娘阿诗玛，说他们是传说中过往的人物，毋宁看作撒尼青年男女在现实之中的自己。他们渴望自己能像阿黑、阿诗玛那样能摆脱命运的桎梏，能为自己的所求有反抗，做斗争。事实上，他们常常处于无奈的愁闷。两万撒尼人，没有自己族群中的地主，都是盘山下有钱人的田。山上撒尼村落的一些石头窝中很难得有块巴掌大的土地，种点包谷、苦荞，日子也像既苦又耐饥的苦荞，等在山下忙完帮工，回来高寒山区的庄稼也该收了。那点收成，无法糊口，有羊的赶羊向南边的水草地走，无羊户拿上弩弓上山打猎。不求神，不修庙，永远咬着牙过，叹着气却是挺起腰打发苦寒的三百六十天。

一八八五年，圭山这两万基本都是山下富人的佃户、雇工之撒尼人中间，来了一位三十岁的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Paul Vinl 一八五五～一九一七）来传教。其实，原始的宗教本兴起于贫穷劳苦大众，旨在对抗富贵的统治阶级。马克思（Marx，kar 一八一八～一八五三）说它是“无情残酷世界的精神抚慰”。这些咬着牙过的撒尼人，此时得到的“精神抚慰”，也开始了另一种人生。该往下说的话，我们也留

着往下说。

二

从欧洲进入云南，走到圭山，得经海路，自然只有从越南海防上岸，再从滇南中越边境入境。这是根据大自然的山水所拟定的一条路，也是历史的诸多原因绘下一条法国入滇的路线图。一八八四年越南沦为法国保护国之前，阮福映集团已依靠法国出兵镇压“西山起义”，签约于一七八七年的《凡尔赛条约》，已割土沦岛、昆仑岛予法，法在越享有贸易、旅居的特权。接着，法国也将他们的影响从滇越边境向云南推进，强行修筑“滇越铁路”，传教士自然也是随之而进。百年之后的今日，公开发表的，有的还是授奖作品，既有将此铁路喻为赛纳河的少年与碧色寨姑娘结婚的红线，也有将昆明沿着盘龙江的一条昔日法国人的居所、医院、商铺的巡津街……追恋它的浪漫，还特别说明是法国情调的浪漫。能够如此“戏说”历史者，非同一般，当属“走向世界”之“天才”，我等除有自身的原则，且无此才，自拒“戏说”。

然而，若以近代唯物论者与宗教的唯心之对立、斗争，且笼统地政治化对待，也会完全忘记它曾是“无情残酷世界的精神抚慰”的历史图景，只能成为匪谍片的脚本。若无视宗教自身有它很深厚的宗教文化之民情、人心，自信唯物者以此先验的“唯物”，很可能

自身已先陷入唯心的深坑。若知保禄·维亚尔的宗教传播是在闭塞、落后的撒尼村寨，布道并非只是念《圣经》，乃至召集信友，或为他们的红白喜事奏响的洋鼓洋号加入原来只有短笛、口弦的交响所融合撒尼文化之所为，想得也就不该那么简单。他布道的载体，是兴办教育，传授技艺，医治伤病，排除巫医，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在民族不平等的年月，为他们争土地、人权。光绪十余年至二十年间，大概是一八八五年前后，他为当地夷汉纠纷两度入狱。后一次是黄玉芳为路南知府，事情闹成国际问题，通过政府外事交涉，才保释出狱。一九一七年保禄·维亚尔病逝于青山口，遵其遗愿，葬在撒尼人的中心地带尾则，圭山三十年，他同撒尼人的深情之诚，无可怀疑。

这里无须隐讳保禄·维亚尔“法国传教士”的身份。对此，我们已经做出历史的、合情合理的交代。据巴黎对外传教会提供的《云南传教士维亚尔先生传略》，这位法国传教士是到云南五年后，算是缘分吧，在考察途中偶遇与汉人服饰、风习、语言迥异的撒尼人，“他对这个民族产生了好奇，并立即萌发了向他们传教的意念。这个崭新的计划别开生面，维亚尔本来就是一个有特点的人，高度的独创性是其一大优点，而不是他的短处……一八八七年在天生关市场租了一栋房子，后来干脆住到了路美邑。那是个距城关一小时路程的美丽村庄，除了个别家庭外，都属于撒尼部落。这些村民善良、朴实、羞涩，见这位欧洲人

向他们表示友好，学他们的语言，就对之产生了亲切感。维亚尔神父为人随和，并且用尽一切办法去争取他们的信任。”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对于一个善良、朴实，还在羞涩的族群，和“用尽一切办法去争取他们的信任”所留下的历史烙印，是无法抹去，且是一个无法更改的，并具时代特征的史实。何况，保禄·维亚尔是第一位向外宣传了石林奇观的人，还规范地做成铜模印刷了撒尼语，编写了《法保字典》。完全用彝文写成的《纳多库瑟》，向外介绍了撒尼人的社会、历史、宗教、生产、民情、风俗、语言、文学……是第一位系统研究撒尼文化，且是其时最高水平的学术。百年前，闭锁在“山高林密雾茫茫，阿细笛子吹得响，撒尼姑娘泪汪汪”的、缺衣少食的日子里，撒尼人不仅不可能有自己的人文学者，能留下一份有关自己民族的人文资料都是事实上的空白。历史是不能假设、戏说的，事实上维亚尔这些有关论述，不仅是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同时是国际上研究云南彝学人文的重要文献。不论它还有多少不足、遗憾，乃至什么猎奇、偏见，甚至错误，首先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拿来”于此，再作道理，并作分析鉴别。

这些，七十多年前，抗战时到大后方的学者楚图南（一八九九~一九九四）的《路南夷区杂记》、施蛰存（一九〇五~二〇〇三）的《路南游踪》等专著都有专章，以及其他诸家未成书的散章，对此都有正面的介绍。新时期，我国民族学界对它研究十九世纪末

到二十世纪初撒尼文化的学术价值得到公认，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视为经典。他的汉译文集，经有关民族事务的专家编选审定后，也已出版多年。我们这里不多的有关译文，虽说是迟到的，却是必需的，在全国五十六个，云南就占有二十六个兄弟民族之地区，彝为人数最多的一支，归于它的撒尼又是最小的，始终是以文化的特性所昂然的族群，是非常典型的事态。无史可查，只能无奈，既然老外百年前有此著述，自然不容疏漏于《旧版书系》之外。

百年前一位法国传教士写撒尼的作品，不论当时它在法国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好奇，但任何人都无法避开历史局限性，对他不仅依然，文本中某些难以苟同的观念之视角、歧视、偏见，也保留了原样。因为这就是历史。译者燕汉生，是国内法兰西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且是一位长期驻法的文化官员，这几十年，他汉译法，介绍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诸如《艾青诗选》《戴望舒诗选》等等到法国。以他对保禄·维亚尔的了解和有关资料的掌握，曾受邀加盟维亚尔汉译的文集翻译。这次，《旧版书系》请他将维亚尔百年前有关撒尼和云南苗族的记述编译成书，他除了将旧译重作校订，还特别选出一些国内不曾介绍过的新译之稿，使《旧版》不“旧”，新貌又具原版老的古韵呈献读者，以助推对此的研究。

目 录

书 前·····	周良沛 1
撒尼——云南的彝家部落·····	1
云南撒尼人的传统和习俗·····	71
撒尼有宗教信仰吗? ·····	95
一篇撒尼奇文·····	103
撒尼的一场竞技·····	114
撒尼的复活节·····	122
维亚尔的云南来信·····	138
纳多库瑟·····	149
论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字·····	199
新书简介——第一部撒尼文词典·····	211

撒尼——云南的彝家部落

原编者按：

下面发表的论文是巴黎海外传教会的传教士保禄·维亚尔所作。他关于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和文字方面的著述，已引起了文献学家的注意，不仅学者们竞相研读，一般读者也十分珍视。因为这些著作不仅就东亚这一鲜为人知的种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地理人文资料，同时还包含了许多历史详情以及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且文笔精彩。

前 言

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至今尚无人了解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形象、风俗、习惯、语言、历史都令人产生极大的兴趣。撒尼人如果接受了以基督文明所代表的真正文明，或许将会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起重大的作用。汉族将撒尼征服了，却无法将之同化，而撒尼对汉族则怀有深藏不露又持续不断的怨气。

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习俗及其民族语言，甚至汉人也并不知晓。性格浮躁的汉人一直把撒尼人当作下等人，欧洲人虽然用心良苦，却难以揭开这一

神秘民族的面纱，因为撒尼生活在崇山峻岭、深沟峭壁之中。

这个民族本来生活在云南全省，满族入侵时，他们已经分割成以部落为群体的小块，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基本上仍是同一语言，和法国的布列塔尼的各个部落的情况有些相似。



撒尼彝家典型像

欧洲方面有关这类土著民族的著述，我认为高尔广先生（M.Colquoun）的译著《南部中国》最为翔实可靠。但高先生只是个旅游者，他尚不能确定这些撒尼